

# 无终仙境

作者：天下霸唱

□

## 无终仙境

天下霸唱

简介

代后记：天下霸唱与他笔下的奇妙世界

接触霸唱先生的作品之时，我还没开始写作，对于网络文学也不甚关注，总觉得网络文字大多只是“段子”而已，毕竟那时的网络文学作品，无论从质还是量，都很难与今时今日相比。

一个偶然的机，我遇到了《鬼吹灯》。正是这部充满奇思妙想与充沛想象力的作品，颠覆了我对网络文学的印象与定义，可以说，也正是这部充满魅力与感召力的作品，开启了我的创作源泉。它开辟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创作模式，催生了日后大量类似题材作品的诞生与繁荣，令同类题材作品冲破了网络载体，并在日后的文学领域牢牢地划定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疆土。

后来在一次由天津广播电台组织的作家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霸唱先生本人，虽然接触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我发现对于霸唱而言，他的作品看似基于奇思，却实为耕读万卷后的娓娓道来，其人对于历史、传统民俗以及旧时奇闻的深谙远超我的预想。作为一个作家而言，这种深厚的创作底蕴本就是一部颇具魅力的作品，而他的每一个故事，也都只不过是这部作品的一个小小段落而已。

他的小说，在极其有限的篇幅内，总是传递着高密度、高强度的信息含量，譬如在小说《鬼吹灯》对洛阳铲等考古学工具的描述，对古代墓葬规格和礼仪知识的描述，都已经达到了专业级别的水准。不得不说，天下霸唱如此年轻便有如此厚重的杂学底子，可见他阅读量之大。

单纯靠“胡编乱造”，任凭一个人的想象力再怎么丰富，写出来的作品也必定“不接地气”，脱离现实生活的轨道。因此，作为一个畅销作家，除了想象力，丰富的知识是必须具备的。天下霸唱对他所有作品付出的努力和艰辛，绝对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天下霸唱写故事有两个法宝，一个是语言描述造就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另一个是故事情节大开大阖，上天入地不拘一格。他的聪明还在于对野史趣闻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多年前旅途中的见闻，每天看电视、和朋友聊天的新闻，通过他的加工和处理，便能成为精彩的新故事段子。

他的故事，结构严谨、故事构架庞大，悬疑点的设置不显山不露水却丝丝入扣，险象环生，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猜到下一步他将安排什么情节或者人物出现，也许他一笔带过的一个小小事物，都能成为破解后面谜团的重要线索。他的故事里面套着故事，谜团里酝酿着更大的谜团，这一个传说又嫁接在另外一个传说中，彼此相互印证，得以补充。去掉其中任何一环，这个故事都不完整，或者存在着缺陷。

他对每一个细节的处理都有他的道理，在每一个故事的开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猜到他在下着一盘什么棋。看似分散的诡异事件，却又是那样紧密关联。让读者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看到每个独立的恐怖内容，更可以在独立之中连带地随后可能发生的更为惊心动魄的话题存在感。于是乎，一个由此及彼，逐级递升的悬疑恐怖气氛就此生动传神地制作出超级动感的阅读画面。强大的布局能力和演绎风格，使得他常年在网络文学大军中长盛不衰，征服一批又一批的读者。

另外，在天下霸唱的小说中，谚语、俗语、歇后语、成语的运用随处可见，而且跟书里的环境结合得十分贴切。譬如本书里写到的：“用崔大离的话来形容，二嫂子这个老娘们儿，身高没有板凳高，屁股却比桌子大，论起打架撒泼，那可以说是‘气死滚地雷，不让坐地炮’。”短短几句话，二嫂子的形象便跃然纸上。

天下霸唱在每一本书中对人物个性、人物语言的精细刻画，简直达到了精益求精的境界，即便是一个小人物，也是形象饱满，性格各异，有血有肉。他的小说能如此引人入胜的秘诀之一，便是他本着严谨求真的态度，努力还原每个人物的真实状态，个个具有强烈的个性标签。你永远猜不到故事中的那些市井人物会经历什么样的奇闻轶事；故事中没有英雄，但每个人物却都让人过目难忘；故事中没有改天换地的惊涛骇浪，但那些看似平实渺小的民间故事，却可以激起更多想象，让人欲罢不能。

霸唱在《无终仙境》一书中对民俗旧事的描写，无数次将我带回到了旧时的天津——那个上一辈甚而再上一辈口中流转着传奇的天津卫。我更是不止一次想把霸唱先生约出来，看看那些匪夷所思的轶事是否

真的发生过，又在何年何月，是否就在我们走过的某条街巷？

之所以天津卫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就是因为这里拥有那么一群有故事的人。

天下霸唱的故事，值得回味。

大力金刚掌

2014.3.4

## 引子

旧时，天津卫出过四位奇人。一是水上公安“河神”郭得友，屡破奇案；二是火神庙派出所的“飞毛腿”刘横顺；三是无宝不识的窦占龙；四是批殃榜的崔老道，擅能降妖捉怪。《无终仙境》开头说的就是崔老道，后来他在南门口摆摊儿算卦，庚子之前他在余家大坟的一座破庙之中充当管香火的庙祝，那会儿还是以批殃榜为生。

有人就问了：“什么是殃榜？”

殃榜又叫“殃纸”，当今说到殃榜或殃纸，不仅没人见过，连听过的人怕是也不多。很早以前，有一种专门给死人写殃榜的阴阳先生，一般是道门儿中人来做，清朝末年还有吃这碗饭的。过去“会、门、道”多，江湖上的“帮会、门派、宗教”合称“会门道”。老天津卫人不说入会、入教，也不说信教、信理，习惯说成“在教、在理儿、在道门儿”，在理儿是指入了理教白衣道。而在道门儿的人，大多指火居道或天师道，殃纸通常由他们来批写。

如今说批殃榜，人们都认为全是迷信，也失传很多年了，过去相信这些的可是大有人在。咱们先说说什么是殃纸。殃是遭殃的殃，说白了就是倒霉走背字儿的意思，出自《易经》。《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传说在人死之后，死尸中会有一口怨气，这股子怨气为“殃”，必须等到怨气出去方可入土为安，行话谓之“出殃”。至于死后几天出殃，这就因人而异了，有三天或五天的，也有七天或八天的。活人忌讳让死者的怨煞之气冲撞，轻者倒霉，重者丧命。在旧社会，凡是出殡的人家，都必须掏钱请阴阳先生批写“殃榜”。这个殃榜并不是顶个脑袋的先生都可以写，也得官府认可才行。阴阳先生在殃纸上写明此人是在什么时辰，怎么死的，何时何日出殃，哪年哪月下葬，立字为据，相当于一纸“死亡证明”。阴阳不批者，即为死因不明，必须报官。

那时候抬棺材出城入土，都会经过城门，各个城门皆有军卒把守，盘查活人也盘查死人。你拿不出殃榜，就别想抬棺出城。比方说殃榜上写明是溺水身亡，可打开棺材一看是让刀给捅死的，两下核对不上，这可不得了，谁写的殃榜，谁就跟着吃人命官司。可见批写殃榜这一行当，自有官法上的用途，不只是迷信风俗。

崔老道在余家大坟破庙开殃榜，庙门前常有草席子，当中卷的全是“路倒”，也就是死在路边找不到主家的死尸，由民夫抬到余家大坟破庙，请崔老道写一纸殃榜，是冻死还是饿死的，必须留个案底，再由慈善会掩埋。所以说，写殃榜的会看死人，看得出人是怎么死的，而且一看一个准。

崔老道只是穷老道一个，虽说本事不小，却经常倒霉走背字儿，还连累了不少人。大伙都以为他这是批殃榜批多了，背地里说他是“殃神”。

## 第一章 张小把儿挖人参

### 【1】

提起这个话头，我得先往前边说。当年我曾祖父张小把儿住在天津卫余家大坟，他是崔老道的结拜兄弟，在他十二三岁那会儿，出去开逛当了混混儿，别人不提他大号，皆以“张小把儿”相称。“把儿”是“把式”之意，过去说一把儿为头等本领，二把儿次之。十来岁的半大小孩，没能耐却充好汉，因此叫他“张小把儿”，说不上挖苦，可也有几分褒贬在里边。

当时是清朝末年，张小把儿在那时候可不是一般的穷，要说他穷到什么地步？岂止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不能说“吃了上顿愁下顿”。因为吃了上顿没下顿至少还有个上顿，而张小把儿很多时候连上上顿都没有，一顿他也顿不上，穷得只有一件破袄，补丁摞补丁。穿到后来，连补丁都没地方打了，他倒会想法子，再破了口子就用麻绳揪上，一身的绳头，认识的人知道这是张小把儿，不认识的打远处一看，还以为他是个卖粽子的。破成这样的棉袄，张小把儿也舍不得扔，天冷了填进棉絮是棉袄，等天热了抽出棉絮，又可以当成夹袄来穿，跟要饭的乞丐也没什么两样。一件破袄补丁摞补丁，不填棉絮的时候，穿到身上晃晃荡荡。他还有一论，说各位别看我张小把儿穷，三宝可是有了两宝。别人问是哪三宝，他说，是丑妻、近地、破棉袄。老婆长得丑为一宝，好处是搁到家里放心，更兼粗手大脚，生孩子做饭，用起来不心疼。出门混饭吃，离家近也是一宝。放到现在说容易理解，比方说上班下班挤两三个小时的地铁，成天起五更睡半夜，挣钱再多人也受不了不是？所以说住得近是一宝。破棉袄更好，冬暖夏凉，八面来风，还不让贼惦记，给套龙袍玉带也不换。如今他张小把儿“破衣、近地”二宝皆有，只是少了一个丑媳妇儿。

那时候余家大坟旁边有个“锅伙”，锅伙是什么意思？一群混混儿地痞凑到一块儿，推举出一位打头的大哥，其余不分长幼，皆为兄弟。一个头磕到地上，纸马飞空，誓同生死。一般的锅伙有三五十人，多的两三百人也有，没一个善主儿，全是不要命的穷光棍，他们好勇斗狠，匕首斧子之类的凶器不离身。白天出去开逛，到处耍胳膊根儿，抢地盘争势力；天黑再回到破瓦寒窑，凑在一口锅中吃饭。素常以兄弟相称，遇上人命官司便抽死签儿。比方说在外斗殴闹出了人命，官府让混混儿们出一个人偿命，谁抽了死签儿谁去挨刀，那是真不怕死，此等混混儿自称“锅伙”。

张小把儿孤苦伶仃，靠乞讨过活，多亏余家大坟锅伙收留了他。别的混混儿在前边耀武扬威打架斗殴，他岁数小近不得前，跟在后边助拳儿，摇旗呐喊以壮声势，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算是凑数儿的一位。怎知他这个穷光棍混入锅伙，惹出一场灾祸不小，断送了性命也未可知！

### 【2】

张小把儿混进锅伙不久，正赶上朝廷下旨，要严惩天津卫的混混儿无赖。官府找借口将余家大坟的混混儿们带到公堂之上，先过了一遍堂，再打进木笼，抬到城门口一字摆开，这叫晒刑。知府大人看张小把儿又瘦又小，只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与锅伙刁民为伍，无非跟在混混儿后边起哄胡闹罢了，不忍给他动刑，有心放他一条生路，打进木笼之前又好意劝告，让他迷途知返，在堂前磕头悔过。张小把儿不领情，混锅伙讲究的是哥们儿义气，逞英雄论好汉，让他磕头求饶那是门儿也没有！他脖子一梗，大摇大摆地站到木笼之中，任由官兵推到城门口，放在烈日之下暴晒等死。

张小把儿平时吃不饱穿不暖，身子格外瘦小，狭窄的木笼对他来说倒也宽敞，站累了一缩身，还可以在里边坐会儿。一连站了三天木笼，别的混混儿都晒成了咸鱼，可他还有半口活气儿。那一天，官府让民夫用草席子裹尸，拖去义冢掩埋，搬到他这儿一看是个孩子，偷懒不埋了，俩人一搭，扔麻袋似的直接扔进了大河。

好在草席子捆得不紧，张小把儿落在水里，挣扎着爬到对岸，只觉脑袋昏昏沉沉，全身发冷打哆嗦，眼看是不能活了。

真得说他是命不该绝，河边有个卖羊汤的心肠好，看见张小把儿可怜，扶进大棚给他喝下一碗羊汤。旧时的羊汤都在路边大棚里卖，不是值钱的东西，只有出苦力的穷人肯喝，有钱的主儿通常不会光顾，因

为一来十分膻气，二来看上去也不干净，太脏了。所以说那时候的羊汤，味道好是真好，但是你别往锅里看，看完你可没法喝了。汤锅中全是羊下水，那会儿关内几乎没有好羊肉，羊下水更甭提了，也不新鲜，还有从母羊肚子里掏出来的胎羊，洗都不洗，胡乱剁上几刀，直接扔到锅里。由于这些个东西非常膻气，引来一群一群的绿头苍蝇围着飞。大锅羊汤烧得滚开，上边浮起一层黑绿色的沫子，掉进去死苍蝇太正常了，全是在河边扛大包的苦力来喝，掏出两个铜子儿可以喝上一大碗。张小把儿手捧一大碗热乎乎的羊汤，喝了个碗底朝天，发出一身透汗，他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

卖羊汤的好心告诉张小把儿：“官府正在四处捉拿锅伙，天津卫你是没法混了，听我良言相劝，你赶快到外边投亲靠友，先躲上几年再说。”

张小把儿磕头谢过卖羊汤的救命之恩，此番死中得活，见识到官府的厉害之处了，再当混混儿也没锅伙了，不如到外边闯一闯，讨个出头日子，方遂平生之愿，如若赶上时运，升官发财了也说不定。

卖羊汤的听得直乐：“倒霉孩子好大的口气，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在城门口站了三天木笼，刚打河中爬上来，破衣烂衫一个大子儿没有，冻死饿死倒是有份的，居然还惦记着升官发财？我看除非阎王殿上缺个小鬼儿，刚好等你去做。”

张小把儿道：“海水不可斗量，你个卖羊汤的怎知我的前程！”

说完大话，他慌手慌脚上了路，但是一无亲二无故，一时想不出该投奔何方。那两年，山东、河南几省发生了大饥荒，旱灾连着蝗灾。蝗虫一起，遮了天盖了地，落下来将庄稼全啃了，饿殍遍野，逃过去也没饭吃。他记得听谁说过：“到关东挖棒槌可以发大财。”

他这一个念头转上来，索性闯了关东。沿途半讨半偷，说不尽的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张小把儿只听说挖棒槌能发财，却不想，关外的深山老林之中，又有多少妖魔鬼怪！

### 【3】

关外人烟稀少，遍地是宝，其中又以人参为至宝。人参值多少钱，那要看大小和分量，常言道：“七两为参，八两为宝。”因为过去的秤小，旧时的秤全部是十六两一斤，所以那会儿说的八两，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如果挖到半斤以上的老山参，那可是得了宝了，下山卖给背了银子收棒槌的关内老客，但凡遇到个识货的，发上一笔横财不在话下。

张小把儿逃出天津卫，无处投奔，打算去关外的深山老林中挖人参。他当是下地拔萝卜了，说来容易，却哪有这么简单！

关东乃清王朝龙兴之地，官府严禁老百姓出关，更别说进山挖棒槌了，谁敢在大清的龙脉上动土，一旦让官府逮住了，那是满门抄斩的罪过。不过“靠河的吃水，靠山的打柴”，王法再严，也挡不住有人铤而走险。

当年去关外挖参之辈，大多是二三十人一伙，携带足够的水粮，人手一根索拨棍，等到人参籽儿红透的时候进山，起了朔风才出来，谓之“放山”，一连好几个月，吃苦受累不说，风险也非常大，全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吃这碗饭。久而久之形成了“参帮”，拜山神老爷，立下十三条帮规，怎么找棒槌、怎么挖棒槌，这些都有讲究，他们这个门道儿深了去了，外边的人也混不进去。

张小把儿只听说关外的方言土语将人参称为“棒槌”，其余的一概不知，他长这么大，连棒槌是什么样都没见过，又上哪儿挖去？可他却以为自身志气胆略件过人，挖几个棒槌还不是易如反掌？简单地说，他孤身一人千里迢迢来到关外，冒冒失失到处乱走，东偷一头，西讨一头，一天三顿饭，有一顿没一顿都不计较，一路往山里去，越走人烟越少。

那一天，他在江边屯子里偷得几张煎饼，看看够吃个两三天，索性大起胆子进了深山，想不到却迷了路，一连几天都不见人迹。但见山岭绵延，林海苍茫，苍松偃柏，遮天蔽日，人行其中，抬起头来望不到天，分不出个东南西北。

关东人说在山中迷路，那是“走麻达山”了。此时可以用木棍敲打树干，声音借助山势能够传出很远，如果有人远处听到，也会敲打树木发声，使迷路的人辨明方向。张小把儿倒有几分见识，他捡起根树枝，敲打着周围的树木，发出“梆梆梆”的声响，敲了好半天，却听不到任何回应。正是“悬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走到这儿再后悔可也来不及了。张小把儿虽然胆大包天，心里也不免打鼓，暗想：“我可别挖不到棒槌，却走麻达山了，饿死在这不见天日的老林子里，做了孤魂野鬼，尸骨不得还乡……”

他一边想，一边走，身上又不齐整，正走得发慌，突然抬眼往前一看，惊得他往后“噔噔噔”连退了三步，全身毛发直竖。

#### 【4】

关东山的老树林中有许多大倒木，那是参天古树枯死之后倒下来的树干。倒木上苍苔覆盖，长满了蘑菇，横在林中，约有半人多高。张小把儿走到途中，遇上这根大倒木，刚想绕过去，忽见打林中跃出一头锦毛斑纹的大豹，吓了他一个半死。

关东山冬季漫长，风大雪大，豹子不多见，可也不是没有。老虎厉害的是牙，豹子厉害的是爪。豹子没有太大的，最多是一百来斤，那就到头了，可是比豹子大得多的野兽，都能让它挠住扑倒。并且来说，豹子的敏捷灵活首屈一指，论凶猛它虽然不及熊和虎，却占了个“快”字，跑起来一溜烟，一眨眼便到了跟前，可以说，遇上豹子者当场即死。

清王朝为了保护龙脉，在关外封山禁猎，使得山中飞禽走兽极多。民间说，虎是兽中之王，可与熊斗，只是不敢攻击野猪。因为没有上千斤的熊，却有上千斤的猪。深山老林中的大猪，背厚腿长，常在松树上蹭痒痒，使得松脂在身上结成了厚甲，它要发起狂来，合抱粗细的树木也能连根拱倒，但是豹子饿了，遇到野猪都敢咬，咬不死也撕下一块肉来，野猪却追不上它。所以说，以往那个年头，进山挖棒槌面临的最大的危险莫过于撞上豹子，真得说是九死一生。

合该张小把儿倒霉，让他在山中遇到了豹子。那大豹盯住张小把儿，目露凶光，淌下亮闪闪的口水。它行动之际无声无息，先是缓缓移近，对准了人，突然间低吼一声，张开大口直扑上前。张小把儿大惊失色，多亏有倒木阻挡，他身子瘦小灵活，才勉强躲过了豹子这一扑，低头钻进了倒木窟窿。倒木当中全是空的，树身均已朽坏，他张小把儿钻得进去，豹子同样能钻。

张小把儿一看不好，忙从另一边爬出倒木窟窿，蹭了他满头满脸的泥土蛛网，浑身上下全是枯枝败叶，却也不顾，撒开两腿绕树狂奔。豹子饿了多时，岂肯放过到嘴的人肉，它在横七竖八的倒木和盘根交错的树藤之间来去自如，忽东忽西紧追不舍。张小把儿只绕树逃了两圈，身后已多了七八道血痕。

豹追人逃，一前一后，跑得好似走马灯一般。多亏张小把儿胆大亡命，有股子狠劲儿，要是换个人必然会吓得两腿发软，早已让豹子扑住吃了。张小把儿心里明白，再跑下去他可躲不开了，此刻急中生智，趁豹子一扑落空，他转身抱住古树。

到了这生死关头，他不敢怠慢，手脚并用，拼了命地往上爬。奈何豹子善于攀纵，尤其会上树。张小把儿前脚刚上树，那豹子一蹿一丈多高，转眼便蹿上了他身旁的树杈。张小把儿暗叫一声苦，顾不得多想，放手往树下跳去，却料不到那大豹恁般灵动，蹬着树干借力，张牙舞爪，向他横空扑来。张小把儿刚从树上坠下，身在半空之中，再也无从躲避，他万念俱灰，正要闭眼等死，却见打天上飞下来一道白光。

#### 【5】

那是一只白背苍羽的大鸟鹰，直飞下来扑到豹子头上，没等张小把儿看明白，身子已然坠地，虽然说遍地枯枝败叶摔不死他，可这一下也摔得不轻，疼得他龇牙咧嘴。

张小把儿挣扎着起身，落在他身旁的豹子也一翻身跃了起来。耳轮中只听到“砰”的一声巨响，硝烟弥

漫，大豹晃了两晃，口吐血沫，翻倒在地挣扎不起。张小把儿目瞪口呆，左右一望，但见一个满面虬髯的老猎人，身形魁伟，容貌苍古，带了只鸟鹰，手持火铳走过来，到近前拔出短刀，动手给大豹剥皮扒膛。

张小把儿看到老猎人有腰牌，知道他是打官围的，纳头便拜。虽然说关外封山禁猎，却有专门打官围的猎户。打官围是给朝廷打猎，朝廷要多少“虎皮虎骨、鹿胎鹿茸、熊掌熊胆”，便下旨命猎户们打来进贡。打官围也看季节，春不打母，秋不打公，什么季节打什么野兽，可没有看见什么打什么的。这会儿进山打官围，打的是鹿胎，那玩意儿大补，风干了进贡给朝廷，可以领一份赏银。

打官围的老猎人姓海，在旗的满人，绰号“老杆儿炮”，他进山打鹿胎，听到有人用棍子敲树。啄木鸟啄树干也是这个声响，可是非常短促，会听的人完全可以听出两者的分别。老杆儿炮带上鸟鹰循声赶来，豹子只顾吃人，不慎让鸟鹰啄掉了一只眼珠子，一时惊慌失措，这才毙命在火铳之下，否则老杆儿炮也不容易打到它。按说不到三九严寒不能打豹子，因为天越冷皮毛越好，但是遇见豹子吃人，老杆儿炮却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一铳放倒了豹子，上前剥了豹皮割下豹鞭，又找到几株药草，揉碎之后让张小把儿敷在伤口上。

老杆儿炮听说他一个半大的孩子进山来挖棒槌，连说荒唐：“大棒槌可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一年到头不知有多少关里来的参客，不仅棒槌没挖到，还在深山老林中喂了虎豹，也不差你这一个祭山的。”

打官围的老杆儿炮见张小把儿腿脚利索又能言善道，没将他送交官府治罪，让他给自己当了个帮手。爷儿俩在山里替朝廷打官围，一连好几个月，张小把儿跟老杆儿炮混得很熟了，他发现，老杆儿炮对关东山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可是打官围的猎户都受过皇封，领一份俸禄，要替皇上看守龙脉，以报皇恩，因此口风甚紧。一提到怎么找大棒槌，老杆儿炮便不肯往下说了，生怕朝廷怪罪下来他担当不起。

不过有那么一次，老杆儿炮说走了嘴，他吐口告诉张小把儿：“自古以来，参帮的人放山找棒槌，全是低着头瞪着眼，一人拿一根索拨棍，一块地皮一块地皮划拉，可不费了老鼻子劲了？这关东山大了去了，按他们那么找下去，何年何月才挖得到大棒槌？你是有所不知呀，真要找大棒槌，你可不能低头往下找，那么该往哪儿找啊？你得抬头往天上看！”

## 【6】

张小把儿没当真，心想：谁会笨到去天上找棒槌，想唬我张小把儿？妈的娘——那叫姥姥！

他心下不以为然，口上却对老杆儿炮说：“天上长的棒槌想必是王母娘娘家的，我张小把儿有胆子去挖，可也没有上天的梯子不是？”

老杆儿炮说得兴起，又接着说：“我可没告诉你天上有棒槌，天上有一种鸟，关东山人称之为棒槌鸟，又叫人参鸟。等到啥时候人参籽儿红透了，棒槌鸟就往长有老山参的地方飞，你听到棒槌鸟的叫声，赶紧往高处看，看棒槌鸟落到哪处，看见个大致方向就行，你再奔那个方向找赤松林子……”

说到此处，他后悔起来，又说：“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棒槌鸟也叫勾死鸟，让它们带进深山老林的参客，十有八九走不出来！”

张小把儿连声称是，他嘴上说不敢动这个念头，心里却将老杆儿炮的话暗暗记下。

二人在山中打官围，万物复苏的春天打过虎鞭，也顶风冒雪打过蹲树洞的老熊，那时候的熊掌最肥。春去秋来，不觉过了一年。

老杆儿炮嗜烟如命，一天两板儿关东烟，那是一口都不能少，终于有一天气喘发作，一口气没倒上来，竟然呜呼哀哉。张小把儿哭了一场，含泪将老杆儿炮埋在山中，堆起个坟头，插烛似拜了几拜。他心想：我张小把儿穷光棍一条，回去还是混锅伙的命，眼看快到棒槌鸟去衔人参籽儿的时候了，何不进山挖几个大棒槌？还望老杆儿炮在天有灵，保佑我张小把儿则个！



张小把儿跟老杆儿炮打了一年多官围，山中的飞禽走兽大多识得，遇上虎豹他也知道该如何应付，如今再去挖棒槌，至少有七八成的把握。万一死在山里，那是人穷命短，也没二话可说了。

简短地说，张小把儿按老杆儿炮传给他的法子，进山去追天上的棒槌鸟。棒槌鸟是种红嘴儿黄腹的小鸟，它们衔起人参籽儿到处飞，使得人参籽儿落在山中生长，这才有了代代神秘的野山参。

合该他张小把儿时来运转，追棒槌鸟追了三五天，真让他找到一片赤松林子，林中遍地是红彤彤的人参籽儿。在过去来说，这是“棒槌窖”，找到这么个棒槌窖，那可了不得。因为当时的棒槌很难找，加上官府封山，多少年见不到大货。张小把儿只挖了半天，已装了整整一大口袋棒槌，全是七八两的老参，个个顶花带叶。山参叶子都有说头，什么“龙爪”、“雀头”、“牛尾”、“金蟾”，有这种叶子的大棒槌，皆为人形，价同金珠。

张小把儿肚里寻思：“我今朝好造化，遇到这等一个参窖，便宜不可使尽，干脆见好就收。”当即用麻布遮好了棒槌，背上大口袋往山外走，途中穿林过涧，走到一处山脸子前，抬眼望去，但见石壁插天，树木森密，好生险恶。

关东一带说山脸子，是指莽莽林海中的悬崖断壁，说白话说成“山脸子”。张小把儿背了一麻袋的大棒槌，打山脸子下边经过，远远望见一个山洞，其中黑气冲天，不知有何妖怪。

## 【7】

张小把儿望见绝壁耸峭，迂出众峰，山间红叶似锦，纷繁如同落华。可是山脸上有一个黑乎乎的大洞，还闻到一股又腥又臭的气味。他心知必然有异，不敢贸然前行，先躲在下边张望，但见洞中有条大土皮子探头探脑，一会儿进去又一会儿出来。

什么叫土皮子？这也是关东土话，关外管蛇叫“土皮子”。山脸上那个大洞，正是土皮子的栖身之处。这条土皮子在洞中半隐半现，见头不见尾。张小把儿只看了几眼，忽听得长空雁叫，他抬头往上一看，恰有南去的雁阵，十几只大雁在天上排成个“人”字阵飞过。

关外冷得早，九月便漫天飞雪，这个九月说的是旧历。以往到了旧历八月，大雁都要往南飞了，因此古人有言：“八月一到雁门开，大雁脚下带霜来。”

张小把儿看见雁阵从山脸上边飞过，打头的几只大雁忽然翻着跟头直往下掉，全让土皮子张开血盆大口吸了下去，余下的大雁四散惊逃，发出阵阵哀声，悲凉无比。张小把儿在山下看个满眼，不觉倒抽一口冷气，心想：好个大土皮子，头比装米的缸还大，别说吃这几只大雁，牛马般的大牲口怕是也吞得下去！

他本打算溜之大吉，却见土皮子探出身子，伸出血红的两岔长舌去舔洞口的一个大蘑菇，反反复复舔弄多时，方才心满意足地退回洞中，不久又出来舔弄一阵。

张小把儿越看越奇，心想：老树林子中的蘑菇倒也常见，可是山脸上尽是裸露岩壁，无草无木，又怎么会长得出蘑菇？他纳了一个闷儿，瞪起双眼再看，方才看出那不是蘑菇，却是一株千年灵芝，能有海碗般大，赤红似血。打山脸子下边望过去，颤巍巍的千年灵芝有如红云在壁。

张小把儿以前听老杆儿炮说过，一个人吃了成形的关东山赤灵芝，可以轻身不老。又听人说，关东山的灵芝，按五色应五行，依次是赤、青、黑、紫、黄，当中又以赤为宝。如此大的千年赤灵芝，实属罕有。打官围的老杆儿炮在深山老林中转了一辈子，恐怕也没见过这么好的灵芝。

相传，赤灵芝仅长于深山穷谷的绝壁之上，受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精华，因瑞而生，故称“瑞芝”。如若瑞气不足，灵芝长不了几年便会枯死。千年成形的赤灵芝，那真得说是可遇而不可求，他张小把儿再多挖十口袋大棒槌，都比不上这千年灵芝。他虽然有心上山脸子取宝，无奈大洞中的土皮子寸步不离，整天盯着千年灵芝哪儿都不去。土皮子不放心似的，一会儿出来舔弄一阵，也不知守了多少岁月了。若有飞禽走兽在近前经过，等于是送到土皮子嘴边，全成了它的点心。

张小把儿眼睁睁地看着赤灵芝长在山脸上，人穷志短，可移不开脚步了，不过他胆子再大，也不敢上去送死。眼饱肚饥，又有何用？

## 【8】

张小把儿同老杆儿炮打过一年官围，识得土皮子的厉害，长蛇护宝的传说，他也听过不少。山上守灵芝的土皮子比装米缸还粗，足以吞下关东山的虎豹，吃几个活人更是不在话下。他明知上了山脸子只有死路一条，却舍不得走，躲在山脸子下边等候时机。

雁门一开，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很快便起了霜，林中枯叶落尽，天上彤云密布，朔风凛冽。张小把儿在山下看着，土皮子出洞舔灵芝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到后来，一连三天都没看见土皮子，可见土皮子已经眠在洞中了。

他蹑足潜踪，鹿伏鹤行，悄悄上了山脸子，连根抠下那冰霜覆盖的灵芝，塞到袍子皮口袋中，当真是神也不知，鬼也不觉。到了这会儿，张小把儿带的干粮早就吃光了，他忍饥挨饿又往山外走，等到从山上下来，关外已是飞雪漫天，进入了老熊蹲仓的寒冬。

山下有个守备市集，几位打关内来的老客常年在等候山上下来的大货，挖棒槌和打猎的人平时也到集上换东西。不过虽说是市集，可规模还不如关内的一个镇甸。张小把儿明白行市，他从深山老林中背出来的棒槌和灵芝，要带到关内出手，进了关才值大价钱。但他没有盘缠，只得挑出较小的棒槌，故意掰残了，拿到山货铺去交易，换了些散碎银两，为的是不让贼人盯上。

当时天色已晚，张小把儿担心半路遇上盗贼，只好借宿到客栈之中。集上开客栈的是老两口，带个女儿，老家也在关内。听张小把儿说话是打关内来的，老两口不免感叹上了年岁，禁不起长途跋涉，有生之年难归故土，可惜张小把儿是个穷光棍，若是有个家底儿能吃饱饭的，倒是情愿将女儿嫁给他。

老两口的女儿叫凤姑，十六七岁的大姑娘，生得十分标致，按说早该嫁人了，只不过爹娘不忍让女儿留在关外吃苦，是以拖到今日。去年，张小把儿初到关东，身无分文，在集上讨不到东西吃，几乎成了饿死的路倒尸，多亏凤姑给了他一碗饭才活命，他也是有心报答，夸口说：“二老别看我小把儿穷，回去可要发财了，等明年开了江我再来。”

天亮之后，张小把儿辞别开客栈的老两口，取道回了关内。他先拿两根棒槌摸摸行市，估摸出自己手里的大货值多少钱，这才出手。

可他终究是没见过大钱的，值十成的东西给他一成钱，他也觉得不少。那些年深岁久的老参，价比黄金，到他手中全当白银卖了，也算发了一笔财。

转过年来开了春，张小把儿到关外祭拜老杆儿炮，祭罢山坟，又住到那家客栈。老两口一看张小把儿真发财了，还带来许多金银首饰，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连说：“别看凤姑比你大两三岁，她既给你当姐姐又给你当媳妇儿，准错不了。”

一家人张罗起来，要给张小把儿和凤姑拜堂，成了亲再让二人进关回家。怎知到了拜堂成亲的这一天，大喜的日子，凤姑对镜端坐，刚将凤冠霞帔、金银首饰穿戴整齐，突然倒地不起，气绝身亡。

## 【9】

开客栈的老两口大放悲声，张小把儿也跟着哭了一场。老两口感觉对不住女婿，原以为姑娘嫁给张小把儿是去关内享福，不承想她没这个命，竟在拜堂之前死了，死得还这么不明不白，没处去叫这撞天的屈。

三人哭罢多时，一合计人死不能复生，再哭也哭不活了，当时又是在伏天，尸首搁不住，应当尽早入土为安，于是请人到棺材铺要了一口上好的棺材。

山下没别的，好棺材材料可有的是，整方柏木打成棺材，棺材板足有一尺多厚。这要换作在关内，新娘子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小说：《无终仙境》天下霸唱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48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